

佳作背后



■ 喜气相随(中国画) 范林鹏 作

范林鹏先生的《荷池气清》格外引人注目:开幅之大,六尺整张,18平方尺,这幅朦胧中渗透着很强立体感的国画,运用西洋水彩画的方法,融入中国画相结合的表现手

永不定型

◆ 王士雄

段,妙合无痕,形神兼备。我常爱欣赏范先生作画,每次发觉线条有新意,挥毫有变化。笔墨纵横,千姿百态,我边看边思,这一次,忍不住问:你都满头银发了,为何还不定型呢!他笑了笑答:定型就是满足,不定型就是不满足。我这辈子,永不定型。

林鹏已70多岁,是颇具实力的沪上画家,名列《当代中国书画家图录》。他笔下的作品,立意新,开掘深,蕴含着自然协韵、抑扬相间、错落有致、浓淡相宜的文气、意境和风格。我创根究底,追问不定型的因果。他回忆那久已难忘的唐云、江寒汀、谢之光恩师,打开了话的闸门。实际上,名流大家都不愿定型,求索无疆。三位老师也不例外,主张文脉的延续,倡导时代的突破。每张画都有不同的特色,在变化中感觉、触感、冲撞。既讲究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夫,又坚持不守陈规,创新造化。

当年,他跟江寒汀学画,老师就是竭力强调推陈出新。总是唠叨,做人不能满足,画画也一样,人满足了,就保守了,就僵化了,就不会进步。所以,画满足了,就定型了,只会重复己见,用自己熟悉的老套路,去画自己熟悉的老面孔。同样,老师谢之光他重视传承传统,又反对拘泥模仿,不定型,闯新路。如今,弟子林鹏不断延续老师的这种精神、气质和深厚修养,永不停步,画艺中既渗透了大师的精髓之力,又奔放于新的气息之中。

离开林鹏家时,我蓦然回首上世纪80年代,采写通讯《丹青笔笔寄深情》,与老画家唐云有段相识之缘,唐老那一席话,至今回荡在耳边:画画这个东西,怕的就是定型,一定型就没有创新了,也就没有新意。

多维空间

“影像”,一种公共艺术

——读黄博约电影海报有感

◆ 宋建社

博约画海报,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每逢新电影一上来,闹市大街口的电影院门前就会立刻贴出醒目而湿漉漉的大幅海报,夸张的造型、鲜亮的色彩,常常引得路人驻足相看、浮想联翩……博约就干那工作,并且一画就是几十年,弄得一身颜料,远近闻名。

电影海报是广告的一种,现代人把它划入平面设计的范畴。作为广而告之的形式,电影海报的作用大都昙花一现,画了贴,贴了撕,撕了再画,画了再贴,周而复始。加上电影院的海报一般都是临摹样本,制作粗放,所以很少有人会关注其本身的价值。

然而,博约却赋予了海报以艺术的生命——因为他画的电影海报都是原创、手绘的。从构图到造型,从色彩到文字,每一张都留下了作者新的思考和探索,每一幅都充满了博约自身对电影故事与人物的理解和再创造。博约是认真的,他对自己的画作一丝

不苟;博约也是执著的,他一画就画了500多张!这在为数不多的电影院海报制作者中极为罕见。

说来博约也是一个画家,他的油画、水彩画都曾入选全国、全市的美术展览,平时还在不断研究绘画的理论,探索绘画的新形式,这对他的电影海报创作无疑都带来许多的启迪,所以他的作品就透着鲜明的绘画感。因为商业时间的仓促和过多的条件限制,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有些地方还值得推敲和深入,但是博约在电影海报创作上所投入的热情以及所取得的成果是勿容置疑的。

电影海报其实也是一种公共艺术,它传递着世界电影的新信息,反映了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深受各阶层百姓的关注。近年来,科技的发展使得电影海报的设计和制作都有了全新的改变,传统的制作方式已经逐步淡出这个领域。但是,原创手绘的电影海



■ 手绘电影《亚瑟王》海报 黄博约 作

报却日渐成为人们收藏的新宠,人们怀念的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珍藏的是电影海报本身的艺术价值。

时光的流逝往往使过去的事物在记忆中变得更美好,就像这本原创的《电影海报手绘作品选》,一笔一笔的涂抹,将带给人们很多那个时代的美好回忆。(本文作者为虹桥当代艺术馆馆长)

当代新作

禅心淡现仕女画

◆ 秦丹

萧博擅长古典仕女画,兼及花鸟、山水和各类人物。几十年来,她孜孜不倦、广采博纳、问道名师,终以精湛的技艺和“难觅火气”的画作,得到海内外读者的欢迎,她的作品也屡获奖项。

近年来,她专注于佛教题材画,所绘37米长卷五百罗汉图曾引起画坛关注,形神兼备的观音画像更显功力不凡。萧博平时刻苦钻研佛教经典,广泛涉猎其他典籍,作画时辄怀虔敬之心,沐手焚香在静斋中专心运笔,几达“出神入定”的境地。萧博的画作呈系列式展现,每一个系列中的人物形象,都反映出作者的美学思考和内心境界。以宗教为题材的中国画,有着优良的传统,凡大师多有涉及,画作往往有安定人心的力量,萧博精研深钻、通过继承和创造成其大。如何在喧嚣浮躁的社会生活中甘于寂寞、静心俯首,笔耕



■ 仕女画 萧博 作

不辍,创作出传递真善美的精品,萧博可以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她的传统仕女画画展(将)于4月25日在文史馆开展。

寻找书法医术相通点

◆ 任海杰

景在平教授是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血管外科专家,除了本专业,他的兴趣非常广泛,音乐、文学、戏剧、舞蹈,皆能娓娓道来,颇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还能融会贯通到医学手术中,是一位复合型的奇才。他的书法自由潇洒、气韵生动、运笔奇特、独抒性灵。

他从小喜欢读帖,读各位名家的帖,尤其是行书和草书。不久前,他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书画集,其书法作品还入选上海文化出版社的《二十世纪名人书法大成》,可见其非同寻常。他说:书法,就是点和线,点的延伸,就是线,所以,本质上来说,中国的书法艺术,



■ 翻江倒海

景在平 书

就是线条的艺术;我平时在为病人动手术时,一刀下去,也是一种线条,手术中手腕掌控得如何,不仅仅是医术,同样也是一门艺术。原来,景教授高超的医术,还得益于书法艺术,难怪他的医术有常人不及之处。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义卖自己的书画,募集善款以资助那些心脏主动脉瓣狭窄而得不到救治的患者,用一己之力完成了多例免费微创治疗。现在,景教授的书法写得更欢了,并当众义卖,献爱心救病人,这既能满足他对书法艺术的爱好,又能为病人雪中送炭,两全其美啊。医术也好,艺术也罢,其最高的境界,是人的心灵。

海上印社

款胜于印的陈豫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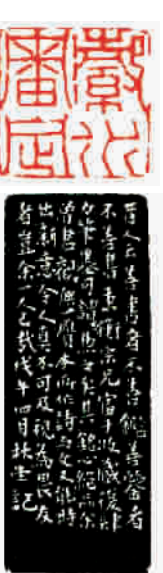
◆ 韩天衡 张炜羽

印学史上习惯将浙派的丁敬、蒋仁、黄易与奚冈合称为“西泠前四家”,将活动于乾隆末至咸丰间的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和钱松列称为“西泠后四家”。以辈分论,八家前后约为五代。作为浙派第三代印人,“二陈”的出现将浙派艺术推向了更为精妙成熟的阶段,其中陈豫钟的印作不仅以娟秀整洁见长,他的边款更胜人一筹。

陈豫钟(1762—1806),字浚仪,号秋堂,别署求是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少年随侍祖父陈王谟时,见其挥毫走刀,羡慕不已,便在读书之暇摹习执笔与运刀技法,竟一发不可收。起初醉心于晚明清初名家印作,未及弱冠,已名声鹊起。不久他见到了杭州藏书家郁铎宣所集录的丁敬印谱,令其心悦诚服,叹其所作“错综变化,无美不备”,在逐渐领悟到了浙派篆刻的刀法与配篆之妙的同时,他又纵观诸家所辑汉人之印,开阔了眼界,便彻底抛弃了早年文、何旧习印风。陈豫钟还有幸得到了浙派前辈黄易、奚冈的指授,边款尤得褒奖,使他信心倍增。黄易曾赠其“金石癖”一印,又镌刻“陈豫钟印”和“浚仪父”等行以示范。陈豫钟除精于篆刻外,又酷嗜金石文字,善摹青铜款识及石鼓文、秦代碑刻。嘉庆初,大学者兼金石家阮元官杭州时,重刻宋代薛尚功《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又为文庙复铸乐器钟彝,皆延请陈豫钟摹写铭文,事竣后深得阮氏赞赏。

古人尝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而陈豫钟与陈鸿寿同道之间互相砥砺,切磋共进式的金石般坚固的友谊,令人钦羡。对于二人订交和印章风格的差异,陈豫钟曾坦率地称:“予自甲辰年与曼生交,迄今二十余年,两心相印,终无闲言。篆刻予虽与之同能,其一种英迈之气,余所不及,若以工致而论,固无多让焉。”与率性豪迈、壮伟道雄的陈鸿寿相较,陈豫钟的印作更益见宁淡的文气。而他最被人称道的,是其深得晋唐遗风,精严绰约的楷书边款,这不仅在西泠诸子中尤为突出,即明末以降,皆无出其右者。

陈豫钟边款宗法晋唐小楷而以刀代笔,字正腔圆,并以密行细字的长篇跋文为特点,用刀蕴藉静穆,字字秀美,笔笔精到,被后人称赞:“为笔写所不能到,真神工鬼斧也。”甚至有识者论其边款较印面远胜,求印时皆索长跋,款字多多益善,被传为印林佳话。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使陈豫钟对边款创作颇为自许,称:“盖余作款字都无师承,全以腕为主,十年之后,才能累千百字为之而不以为苦。”他不仅拓展、丰富了印款布局形式,也是篆刻史上对刻款技法进行研究、革新和记录的首位印家。陈豫钟在边款中曾称:“制印署款,昉于文、何,然如书丹勒碑。至丁砚林先生,则不书而刻,结体古茂,闻其法斜握其刀,使石旋转,以就锋之所向。”丁敬这种“握刀不动,以石就锋,故成一字,其石必旋转数次”的刻款方法,实是法乳于何震,字虽古朴,但字构容易松散。而陈豫钟的石章较少转动或根本不转动,强调旋转手腕,不断变换进刀的方位角度,一如执笔作书,八面用锋,使字形精准完美。单刀切刀边款在陈豫钟手中已完全升华到一个纯熟精美的境界,成为日后印人刻款的师范之一。此外陈豫钟与陈鸿寿一起,后浪推前浪,培养了一位优秀的传人——赵之琛,为浙派篆刻艺术薪火相传,作出了贡献。



■ 陈豫钟篆刻“漱水审定”